

海外来鸿

## 麦屯很安静

贺维艺

初到麦迪逊，时差还没倒过来，睡眠惺忪，我从车上吃力地拖出两个笨重的旅行箱，望了望晚霞中的街道——第一眼就被这座小城的安静所打动。

嗯，这里很安静。

麦迪逊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州府，但全然没有州府的样子。论面积，城区和海淀一样大；论都市气息，和邻州的芝加哥完全不在一个量级，周围甚至有农田和奶牛养殖场——这对于早已习惯五道口繁忙交通和仰望帝都拥挤的天际线的我来说，颇有些不适。我也终于明白“麦屯”这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别名是怎么来的了。

（注：麦屯是我们对 Madison 的戏称，指的是这个城市很小，而且威斯康星是美国的农业大州，很像一个乡村，相对于城市，乡村自然更安静一些）

麦屯城区趴在四片湖之间，没有高楼大厦，人们的生活节奏不紧不慢，正如 Mendota 湖平静的湖水一样——汽车开得比自行车还慢，人行横道上相互礼让甚至多达几个回合，走在上学路上有无数的陌生人和

你打招呼。有一次赶时间上课，在街道上健步如飞得地走，居然有一位大叔上前提醒我走慢一点：“Slow down, dude. Your life is not in a hurry!” 每天晚饭后便喜欢到 Mendota 湖边码头上，给自己十几分钟闲暇，慵懒地享受湖光山色。

我交换学习的学校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，校区坐落在城中央。一百多年来，这所大学和麦迪逊城一起，安静地在湖边栖息着。殊不知，这所低调的大学有“公立常春藤”之称，诞生过 2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（比如今年和屠呦呦一起获奖的 Campbell），也走出过连战、姚洋、朱云来等知名人物（当然，还有经管教授大家的计量经济学的洪老师）。

大概一旦人们变得安静，学术气氛便浓厚起来。在图书馆，我经常碰到一个拿着放大镜看书的老爷爷，他自称“独立研究者”，不追求学位，只想自己在图书馆里做研究。恐怕在国内，这种研究者屈指可数吧。记得一次在公交上，听

到旁边两个学生为一个生物实验的问题争论起来，此时坐在他们俩后面的生物学博士加入了这场讨论，这场讨论直到有人到站下车才告一段落，三人还互留了联系方式以便日后切磋。最有趣的是某个周六停电，图书馆电脑和照明设施无法使用，麦屯的学生竟在推特上刷屏抗议停电不让他们学习。按照一位经管学长的话说，“大家都懒得出门，只能宅在室内发 paper 玩了”。

我的专业——经济与金融——也有别样的体验。这里的教授和讲师们藏龙卧虎，或经历商海沉浮，或为业界公认的大师：比如房地产金融的老师自己运作房地产，货币银行学的教授是当地银行的董事顾问，风险管理的教授曾是 American Family Insurance 的首席风控官等等。老师们手上拿的，除了教科书，肯定还有每日更新金融市场信息的《华尔街邮报》。因此，在每堂课上，学生们获得的不仅是课本上的金融知识，更多的是捕捉金融市场动态的灵敏嗅



觉，以及浸润于所有课堂的职业/学术意识。

言语间，便可以感受到，金融学教授们为美国成熟的金融制度深深地自豪，一切思维都是从美元出发的。比如他们在课上讲，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避险资产，因为除非爆发核战争，美元总能从印钞机里印出来；比如现在最公认的投资学理论是从美国金融市场的规律中总结的（虽然在中国股市基本不适用）；比如所有的商品期货交易都要以美元计价等等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中国也是金融学课上讨论的热点话题。其实，我们了解美国，远甚于老美了解我们。人民币是否被低估？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下降？国人在国外买买买有何影

响？看到太平洋彼岸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，多数美国人的态度还停留在未知，怀疑，抑或忽略中国的状态。而有时，教授就会示意台下的我们几个清华学生多发言，给大家阐明目前中国的经济现状，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，“目前中国还面临很多挑战，但中国在贡献世界和平发展方面一直在努力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麦屯也有稍稍聒噪的时候。每到大日子，比如橄榄球主场比赛。近8万人都穿着代表威斯康星的红衣服，整整齐齐地站在体育馆里，为橄榄球赛狂热呐喊。400人的军乐队变换队形，奏响 Wisconsin Badger的战歌。

其实海外交换学习，就像照镜子。Mendota平静的湖水里

倒映着的，是我曾经脚下的土地，还有在大洋彼岸行走着的我的身影。

这里很安静，让我脱离五道口的喧嚣，却开始反思那片土地上究竟什么值得怀念，什么值得反思，什么值得学习，什么值得我去为之努力。

这里很安静，让我暂离园子里的匆匆，却开始真正叩问自己究竟该向哪个方向前进，该如何迈出踏实的每一步，以及支撑我走下去的理由。

我相信这些思索终将在安静的麦屯得到答案。✎

（作者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13级本科生，现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交换学习）